

周立波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

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周立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骤雨/周立波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898-6

I. 暴…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66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暴 风 骤 雨

Bao Feng Zhou Yu

周立波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3

195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898-6

定价 22.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毛泽东

第一部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①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②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儿马^③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牯子^④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呼呼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牯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鞭梢蜷起又甩直，甩直又蜷起，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马跑得快了，蹄子踏起的泥浆，溅在道边的蒿子上、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跑了一程，辕马遍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噜起来：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还

① 西蔓谷即苋菜。

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

③ 没有阉的牡马。

④ 公牛。

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 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辕马也明白:他只动嘴,不动手,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地走着。牲口喘着气,响着鼻子,迈着小步。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十五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 来干啥的? 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① 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棒子^② 酒,总是运气。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老孙头一面骂牲口,一面跳下地来看。轱辘陷在泞泥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他叹一口气,又爬上车来,下死劲甩鞭子抽马。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因为跑得快,又是胶皮轮,并没有窝住。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

“你他妈的没长眼呀!”

“那是谁的车?”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老孙头瞅他一眼,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就回答说:

“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 瞅那红骟马^③,膘多厚,毛色多光,

① 劈柴。

② 一瓶。

③ 骟马即阉马。

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①来避开追问。

萧队长也不再问，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大伙也用死劲来推，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大伙歇了歇气，又上车赶道。

“老孙头，你光打辕马，不是心眼太偏了吗？”萧队长问。

“这可不能怨我，怨它劲大。”老孙头笑着说，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

“劲大就该打了吗？”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

“队长同志，你不明白，车窝在泥里，不打有劲的，拉不出来呀。你打有劲的，它能往死里拉，一头顶三头。你打那差劲的家伙，打死也不顶事。干啥有啥道，不瞒同志，要说赶车，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老孙头我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呀。”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又问。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他说，“康德”^②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③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扎古病^④，交出荷^⑤，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溜干二净，一颗也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

① 唠嗑即聊天。

② 伪“满洲国”年号。

③ 一垧是十亩。

④ 治病。

⑤ 出荷，日本话，交出荷即纳粮。

他对萧队长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往后，我泄劲了。今年元茂闹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叫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呗？吁吁，看你走到哪去呀？”他吆喝着牲口。

萧队长问他：

“你有几个孩子？”

老孙头笑了一笑，才慢慢说：

“穷赶车的，还能有儿子？”

萧队长问：

“为啥？”

老孙头摇摇鞭子说：

“光打好牲口，歪了心眼，还能有儿子？”

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这时插嘴说：

“你老伴多大岁数？”

老孙头说：

“四十九。”

小王笑笑说：

“那不用着忙，还会生的。八十八，还能结瓜呀。”

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在平道上，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的跑，牲口听着他的调度，叫左就左，叫右就右，他操纵车子，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操纵小船一样的轻巧。跑了一阵，他又叫牲口慢下来，迈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

“瞅那屯子，那是日本开拓团。‘八一五’炮响，日本子跑走，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①。我老伴说：‘你咋不去？’我说：‘命里没财，捡回也得丢。钱没有好来，就没有好花。’左邻右舍，都捡了东西。有的捡了大洋马，有的捡了九九式枪^②，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我那老伴骂开了：‘你这穷鬼，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跟着你倒一辈子霉。人家都捡了洋捞，你不去，还说命里无财哩。’我说：‘等着瞅吧。’不到半拉月，韩老六拉起大排^③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啥都收走，连箢篱^④都不叫人留。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我对老伴说：‘这会你该看见了吧？’她不吱声。老娘们尽是这样，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不往远处想。”

萧队长问：

“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

“是咱屯子里的粮户。”

“这人咋样？”

老孙头看看四围，却不吱声。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跟他说

道：“别怕，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我是有啥说啥的。要说韩老六这人吧，也不大离^⑤。你瞅那旁拉的苞米。”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这叫老母猪不跷脚^⑥，都是胡子闹瞎的，今年

① 发洋财。

② 一种日造枪。

③ 成立地主武装。

④ 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形如勺子，用柳条或铁丝编成。

⑤ 差不多。

⑥ 形容庄稼长得矮小，猪不用跷脚就能吃到。

会缺吃的呀，同志。”

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他掉转头，打听胡子的情况：

“胡子打过你们电子吗？”

“咋没打过？五月间，胡子两趟打进电子来。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①，还糟蹋娘们，真不是人。”

“胡子头叫啥？”

“刘作非。”

“还有谁？”

“那可说不上。”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他明白，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后怕虎，事事有顾虑。他望望田野，苞米叶子都焦黄，蒿子却青得漆黑。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到处都是攀地龙^②和野苇子。在这密密层层的杂草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③，慌里慌张往外窜，小王掏出匣枪来，冲着跳猫子，“当当”给了它两下。他抡起匣枪还要打，萧队长说：

“别再浪费子弹啰，用枪时候还多呢。”

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把匣枪别好。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到了杨家店，车子停下，老孙头喂好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赶车上道。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问长问短，应接不停。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白毛女》里的歌曲。萧队长没有唱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他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

① 扎古丁即抢劫。

② 爬在地上的一种野藤。

③ 兔子。

太早地说到照顾,是不妥当的。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萧队长正想到这里,老孙头大声嚷道:

“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电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馓子^①,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电子来,他连忙跑上,问老孙头道:

“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卖馓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阵,随即走开。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拐一个弯,只当没有人看见,撒腿就跑,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这人的举动,萧队长都瞅在眼里。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②和水濠。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长脖子男人推开的小门没有关住,从那门洞里能望到院里。院里的正面,是一排青瓦屋顶的上屋。玻璃窗户擦得亮堂堂。院子的当间,一群白鹅一跛一跛地迈着方步。卖馓子的人跑进去,鹅都嘎嘎

① 油条。

② 一排丛生的小柳树。

地高声大叫，随着鸡也叫，狗也咬，马也在棚下嘶鸣起来，光景十分热闹。萧队长问老孙头道：

“这是什么人家？”

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才说：

“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瞅那炮楼子，多威势呀！”

“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

“嗯哪，”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就不再说。

这挂车子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车子停下，他们也停下。有一个孩子，把左手塞在嘴里头，望着车上的人和枪，歪着脖子笑。不大一会，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一面奔跑，一面嚷道：

“妈呀，三营回来了。”

车道上，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三步做两步，转进岔道，好像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

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

“就住在这行不行？”

大伙都同意，一个个跳下车来，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把车钱给他，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并且说道：

“咱们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回头一定来串门吧。”

老孙头把钱接过来，揣在衣兜里，笑得咧开嘴，说道：

“还能不来吗？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他说完，就赶着车，上街里买酒去了。

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风是雨的头，风来了，雨也要来的。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还是牛毛细雨？还不能知道。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也不太清楚。

这两天来，韩家大院的大烟灯，整天彻夜地亮着。韩老六躺在东屋南炕上，一面烧烟泡，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吩咐一些事，探问一些事，合计一些事。他忙得很，有些像他拉大排的时候。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他的蜡黄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点轻快的笑容。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后，他的脾气就坏了。他常常窝火：摔碗、骂人、打人、跟大老婆子干仗。就是他挺喜欢的小老婆子，也常挨他的骂。

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地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代，他当过村长^①，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子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逛道儿^②，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③的娘们的门外，别人不敢再进去。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

卖裸子的长脖子男人，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急急忙

① 伪满村长即区长。

② 逛窑子。

③ 卖大炕即卖淫。

忙跑来告诉韩老六。

“六叔，工作队来了。”长脖子一面说，一面把篮子放在地板上，挨近炕沿站立着。韩老六把烟枪一摔，翻身起来，连忙问道：

“来了吗？”

韩老六手忙脚乱，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灯灭了，清油淌出来，漫在黑漆描花的烟盘里。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几天以前，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就是共产党，带领一帮穷百姓，清算粮户，劈地分房，不知还要干些啥？得到这封信，韩老六早有些准备。房子地他都不怕分。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谁要拿去就拿去；到时候，一声叫归还，还怕谁少他一垄？房子呢，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唯有浮物，得挪动一下。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一挂跑县城里，一挂跑一面坡^①，忙了六天了。浮物挪动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他紧跟着问：

“有多少人？都住在哪？”

长脖子说：

“十五六个，往小学校那边去了。”

长脖子直着腰杆，坐上炕沿了。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本来是不敢落座的，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安然坐下，又添上一句：

“都挎了枪哩，有撸子^②，也有大枪。”

韩老六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才慢慢说：

“这几天，你加小心吧。”

长脖子答应：

“那我知道。”

① 松江珠河县的一个市镇。

② 手枪。